

藏書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

〇殘賊五

〇甯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

此及成徃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内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

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
郎事文帝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
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
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
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忮司馬安之文惡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為河東都
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
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
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

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
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
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爲
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
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
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
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

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

此道乎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

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

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絫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强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亾去歸葬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

請蜀、乃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

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

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

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
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
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
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
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
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
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是時

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
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
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主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
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以百數
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
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令

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杜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事必豫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明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所治卽上

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
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
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
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
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其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不可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

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

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
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
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
朝齊人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
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
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
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迺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
聖主
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衞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辠言充逋逃小

臣苟爲姦僞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

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
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
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
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
之以教敕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
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
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亾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
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
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亾命會赦出復為掾宣帝
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又為丞相掾復擢好
時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
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意怒迺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

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

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覆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時年豐鳳皇來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

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卽飲藥自

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

爲贍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貧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靑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

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亾竆帝驚曰本分錢柰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下所御饔飧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閒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

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娼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險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肯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為諫議

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宫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戍郎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〇皇甫鎛

皇甫鎛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

宗方伐蔡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鎛姦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綠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堅韌可服彼言不可信也鎛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

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
鎛崖州司戶參軍卒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
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
金紫諍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
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
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竟無所獲懼詐窮舉
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鎛與道古嘗解復得待
詔翰林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鎛事敗乃與柳泌并
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苦曰皆道古皇甫鎛教

我也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贓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爲奇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爲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

排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讐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鍛錬成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若稱寃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内侍嚳直因皆怖畏言不寃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

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大豕久縶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

是故惡夫佞者

職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婭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合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

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賴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

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上既用兵必不召光雖召光必不至巳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珪實爲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得聖旨也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

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

訐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其上其奏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道謁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曰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爲證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

仁后有廢立謀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巳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

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揣帝薄惇廣言惇短故爲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采楶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鎭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卽陷司馬光附章惇卽背章惇至與二蔡爲心腹上謗母后下誣

忠良非宣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姪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嘗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毋以奸邪爲慮未幾腫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聞辦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狠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

所戍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入擣侵軼於沅湘揺蕩於鼎灃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臥也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韓侂胄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已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

者孝宗子魏王愷子柄之嗣子也柄襲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爲其後及太子詢薨上乃立竑爲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媺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媺人瞷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因力辭去位臨行諫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

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
莒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母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
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
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
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沂
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
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舘客具雞黍甚肅須臾
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
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

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宫立爲皇子即帝位而廢竑爲濟王彌遠及鄭清之之謀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一

○逆賊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

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辦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
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
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
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
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
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踧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
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是時洛中貴戚室
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
婦女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恣意殺虐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

瓊周毖、陰爲内主、黄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黄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即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

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

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
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
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
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
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
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
入門肅以戟刺之㚒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
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

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如丘山積

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

父子、甚愛信之、行止常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
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卓亦解、布由
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通、又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
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
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擲戟
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允以
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

關奔南陽袁術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恣兵抄掠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楊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

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亾歸陳留太守張邈矣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許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恚術糧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人與布求婚而遣紀靈等將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謂靈曰玄德

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彎弓顧謂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陳珪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復使子登詣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

以爲內應時布因登欲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匹懼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爾謀無數定子登策之比之

連難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
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
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
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
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
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
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已盡擊之
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

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illegible]
布乃止、曹操圍城三月、上下離心、布乃降、布見操曰、
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
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
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
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

言以至於此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流涕布及宮順皆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荅如見也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為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

置兼統州郡專擅之迹著矣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云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閫外之寄手控强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衆内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

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乞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

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從
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
孰如頸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
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
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
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
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
屯武昌以兄含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
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

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賚牛酒犒勞
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揚州
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
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
牙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
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
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
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
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

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
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
僞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
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温嶠導遣含書曰今日之舉
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
不寧令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
在人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
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
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

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桓溫桓玄

桓溫桓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

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巳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弔賓以進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槩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爲荆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衆伐蜀時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場將佐亦以爲不可獨

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溫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溫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李

勢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温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温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温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秦主苻健

深溝自固芟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還初溫自以雄
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
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
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
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
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
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
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楊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
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

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沖袁眞等伐燕自兖州入鄴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

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温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温又不從七月温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糧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温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

諸將曰可擊矣乃追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㵎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溫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减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笫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弒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卽位溫入朝赴山陵或云因此欲

殺王誅內外懷懼溫既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既
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溫將拜時頻
言臣不敢溫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涓肥而短
溫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浩爲溫所廢死浩子涓不詣
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
涓爲祟遂遇疾死桓冲先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
溫曰伊等不爲汝處分冲後代溫鎮姑孰既居任盡
忠帝室桓玄溫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
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末出補義興太

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爲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

卞範之進說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稱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得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已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復失望矣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巳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

位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六百姓疲苦怨思亂者十室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

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即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

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甲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巳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鎭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

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審即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

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
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
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
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何布思會
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其才不欲襲取之故表請
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
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
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
使林甫在未敢爾也
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朝以

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摠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

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

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藉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卽位靈武時賊將旣陷長安日縱聲色財

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豬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

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眞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兵數自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

驍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巳復留思明守范

陽祿山陷兩京常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見其富强僴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并其衆欲遂西略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以討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京師震恐益兵屯陜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陜敗退壁永寧思明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陜夕斬是賊朝義懼駱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

縊死思明朝義即位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與官軍戰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止幽州自縊死懷仙斬朝義首傳長安父子僭號凡四年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其子爲牙將暴橫又甚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

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人徙鎮許州而遣所親請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為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

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

援黃州進援蘄州及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

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上乃以神策軍使白

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

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

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上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

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

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德信

及宣武將唐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

曜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方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又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故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爲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爲盡死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

并人塡之謂之濕薪遂僭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軍腰斬於市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不能過

乃南冦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賊兵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戰大破之少誠脫身走包佶乃得前希烈又以夏口上流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劉昌與曲環等又乗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

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强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閒謂仙奇妻曰賊雖强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朱泚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

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刦令言西行殺使者帝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夜趨奉天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

丙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飲以覘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即擁徒衆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

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

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illegible]以言
[illegible]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白志貞又
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
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
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
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
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
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

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趙苞 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絕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刼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

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並自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爲所害

〇温嶠殺母

温嶠字太眞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爲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右琨乃以嶠爲左長史奉

晉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言及社
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
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
而行至是聞母亡（何益）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
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即位嶠拜侍
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
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
知其不可諫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
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

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偽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即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墜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乎

至具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
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
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
嶠遂率衆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
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
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爲
江州刺史鎮武昌嶠聞蘇峻之徵處必有變求還朝
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護王
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來赴

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命不肯出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將毛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速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以還嶠重與侃書曰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仁公今召

軍還疑感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夫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頃者相顧綢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當社稷之難乎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舉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

切齒今日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厲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入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遷帝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

西歸矣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illegible]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

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
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
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
之嶠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
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
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
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夜夢神謂曰與君幽
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至鎮未旬而
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子放之嗣

廞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奸賊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摘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兎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

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懼
不行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
要職欲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
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鄰與婿柳勣不相
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送詔獄賜死
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
子又出良娣為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擿濟陽別駕
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
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

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内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内外無惎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温羅希奭爲爪牙興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

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構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園見奮重者跪而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

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即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揔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

王俊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旣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

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因無榜掠道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炅炅薦溫林甫大喜溫語人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錬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仰

藥自殺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李林甫使人誣告
亦杖死於河南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
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
折

○盧杞

杞祖懷愼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
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藉蔭
爲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命
從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

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逐死杞惡太子太師顔眞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希烈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爲吐

蕃會盟使、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繁、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杞乃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長安爲閉肆、民心愁怨、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陌之稅行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爲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爲私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爲姦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爲之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鮮有知者李懷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朝有所關說譎帝詔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聚銳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諠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然尤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杞爲吉州長史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

肯草詔乃改爲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傳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

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巳者奪舟而來朝
士謂檜與㮚傳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
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
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
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
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
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
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
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

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崈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

聞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為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

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稟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鎭江劉光世還池州劉

鏇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為樞密使。飛為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

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為憾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許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

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
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
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
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
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捕治之又陰
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主上
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
秦檜勳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
恐曰某惟誦太師勳德語終卽退實無他言檜嘻笑

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矣執政者賜閣學字劄本已到其倖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靴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

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異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已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内贈以黄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密令孫造諭金以重兵

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